第九回　譚官人報恩雪恥　慕介容招隱埋名

卻說將監犯提出，楚玉問道：「聖旨已下，叫本道不消獻俘，待拿著叛臣與你一同梟斬。如今那叛臣已拿到了，本該一同正法，只是一件，我纔問他，他說不是真正叛臣，乃冒名出來，替你做事情的，情有可原，罪不至死。我心上要釋放他，所以提你出來，問個明白。這冒名之事，可是真的麼？」監犯道：「真便是真的，只是此人險惡非常，小的恨他不過。要殺同殺，求老爺不要放他！」石公道：「我與你是同事之人，為甚麼這等恨我？」監犯道：「你未曾出山的時節，得我千金聘禮，後來假裝兵道，在陣上投降。我把你帶在軍中，凡得來的金帛，都托你掌管，你就該生死不離，患難相共纔是。你見風聲不好，就把財帛卷在身邊，飄然而去。難道我做了一場大賊，單單替你囗事不成？要死同死，決不放你一個！」楚玉道：「天下人盡多，那一個假裝不得，為甚麼單去聘他？」監犯道：「只因他的面龐與慕容兵道一模一樣，所以把千金聘禮，去聘他出來。」

楚玉大笑道：「原來如此！這等說起來，他不是你的仇人，你的仇人還不曾拿到，待拿到的時節，與你一同正法便了。」監犯道：「明明是他，怎麼說個不是？」楚玉道：「這是慕容兵道的原身。他解任之後，並不曾出山。你若不信，走近身去，細認一認就是了！」監犯看道：「果然不是，這等不要屈他。當初是我該死，不該把假冒的事，壞了你的名聲，得罪得罪！」楚玉親自下來，扶起石公道：「下官多有得罪，還求見諒！且請衙內去，換了衣服。」

說話未完，只見有一衙役稟道：「假兵備拿到了，求老爺發放！」楚玉道：「帶進來！」遂將假兵備帶進。楚玉將此人一看，果然與石公分毫不錯。楚玉道：「是何人獲住的？」其中一人跪道：「是小的拿住的！」楚玉道：「你姓甚名誰，家住那裏，如何知他是個叛賊？從實說來！」那人道：「小的姓王，名叫大元，離城五十里，三角山茅屋莊居住，耕種為業。只因那日，忽然來了一個人，要在小的莊上住。當日就拿金子一千，買了房子，並無家眷，小的就知來路不明。及至過了幾日，小的進城賣布，見城門上掛的一個影子，與他一樣，方知他是叛賊！小的所以同著地方拿來的。」楚玉道：「有何見證呢？」王大元說：「現有金銀一箱，腰刀一把，是小的從他家裏翻出來的。」楚玉道：「抬金銀過來。」地方遂將箱子抬上。楚玉道：「王大元獲賊有功，賞金子一百兩，地方也賞銀子百兩，俱各去罷。」叫：「將冒犯與我用夾棍夾起來！」冒犯道：「不用夾，小的招來就是了。小的好好住在山裏，一日山大王著人抬了一千兩金子，來到說我如此如此。我想世上要做官，必定要拿銀子出來；如今又得做官，又得金子，那裏有這等好事！所以小的就應承了他了。誰知有這等事呢？求爺爺活命罷！」楚玉道：「如今賊頭已獲，冒犯又有，就綁出去斬首示眾！」遂將二人斬訖。

楚玉退堂，向石公道：「下官昏瞶無知，不能覺察，致累大恩人受此虛驚，多有得罪！」石公道：「若非秦鏡高懸，替老夫雪冤洗恥，不惟隕身一旦，亦且遺臭萬年。待老婦到來，一同拜謝。」院子稟道：「二位夫人到了。」楚玉向藐姑道：「我平賊的功勞，又虧慕先生指引，快來拜謝恩人！」石公對他夫人道：「娘子，我降賊的奇冤，全虧了譚先生昭雪，快來拜謝了恩！」四人俱各拜了四拜。石公道：「老夫素抱忠良之願，忽蒙不軌之名，雖然無愧於心，形跡之間，也覺得可恥。如今所望於知己者，不但保全骸骨，還求洗濯聲名。辨疏一道，曉諭幾通，只怕都不可少。」

楚玉道：「豈但奏聞皇上，曉諭軍民，還有特本奉荐，定要請你出山！」石公道：「快不消如此！我是有泉石膏肓、煙霞錮疾的人，你若叫俺出山，俺何如那時不辭官呢？」楚玉道：「原來高尚之心，這等堅決。既然如此，倒不敢奉強了。」石公道：「老夫是個迂人，不但沒有出山之心，還有幾句招隱的話。雖然逆耳，也要相告一番。凡人處得意之境，就要想到失意之時。譬如戲場上面，沒有敲不歇的鑼鼓，沒有穿得盡的衣冠！有生旦就有淨醜，有熱鬧就有淒涼。淨醜就是生旦的對頭，淒涼就是熱鬧的結果。仕途上最多淨醜，宦海中易得淒涼。通達事理之人，須在熱鬧場中收鑼罷鼓，不可到淒涼境上掛印辭官。這幾句逆耳之言，不可不記在心上。」楚玉道：「這幾句話，竟是當頭的棒喝，破夢的鐘聲。使下官聞之，不覺通身汗下。先生此番回去，替我在尊居左右構茅屋幾間，下官終此一任，即便解組歸隱，與先生同隱便了。」於是，石公告辭回歸。楚玉苦留不住，二人灑淚而別。

且說楚玉自石公去後，思想仕宦之途，如浮云之過太虛。何不趁此把拿獲叛逆之事，奏明朝廷，好為歸山。遂以便修本，以便辭官，挈妻子赴嚴陵去了。自去之後，絳仙同文卿來尋女兒，及至衙門見印錫高懸，不知去向。文卿對絳仙道：「楚玉高居駟馬，尚且不戀，其高尚之心，人自不及。況你我乃下賤之輩，豈可同居！」遂索然而回。

再說楚玉在嚴陵時，與石公不時相聚。晝或持竿同釣，夜或清淡不倦，悠悠蕩蕩，以樂天年。後石公納妾生子，楚玉亦得二子。後嗣仍為科甲人物，綿綿延延，榮華不斷。皆以存心忠厚，故有此報也。豈比目魚之細事，益可忽乎哉！

詩曰：

邇來節義頗荒唐，盡把宣淫罪戲場。

思借戲場維節義，系鈴人授解鈴方！

created by free version of DocuFreezer